

编者按

20世纪50年代初，八千多名湘女踏上援疆之路，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建设发展，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，史称“八千湘女上天山”。如今，当年风华正茂的八千湘女，很多已不在人世，其余的也都是耄耋老人。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，我们启动八千湘女口述历史项目，真实记录“八千湘女”人生故事，再现她们忠诚报国的大爱情怀、敢于担当的顽强意志、甘于奉献的崇高境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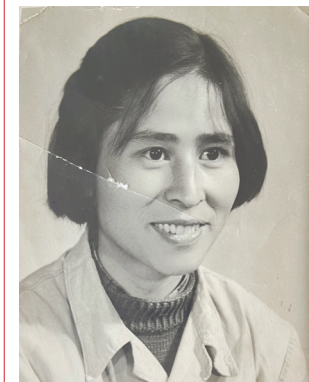


扫一扫，
看八千湘女
的精彩人生。

做内勤、修水渠、搞测绘，我扎根新疆三十余年

口述 / 周雪琴 文 / 章清清

湘女档案



周雪琴，1936年出生，1951年进疆，被分配到新疆六军十六师46团政治部，在内部报刊《前哨报》负责内勤。1953年，调到新疆奇台县独立骑兵二团。1954年复员，后离开新疆到甘肃设计院做测绘工作。1961年，作为军属调回新疆军区测绘大队，先后在乌鲁木齐人防办、乌鲁木齐副食品公司等单位工作。1982年，随着丈夫转业到湖南农业大学，现居长沙。

都说落叶归根，我的根在哪？是生我养我的湖湘大地吗？不，我的根在天山脚下、在大漠孤烟的新疆。70年了，岁月的风沙已经磨去了我很多的记忆，可我仍然能清晰地记起戈壁滩上笔直的白杨树、昆仑山上皑皑的冰雪……

15岁那年，我和姐姐一起去新疆

1936年，我出生在长沙的杜家山。我家有五姊妹，我排行老二，上面有一个姐姐。

听到新疆招女兵消息的那年，我15岁。我和姐姐在报上看到，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，当纺织工、拖拉机手，渴望自食其力的姐妹俩报名了。

报名的过程比较简单，填一张表格，再写一篇自传，然后参加体检。两天后榜就贴出来了，我和姐姐的名字都在上面！收拾了铺盖行李，我们俩当天就搬进了营盘街上的招兵团院子里。

在招兵团的院子里，我们待了差不多一个月。1951年4月2日，这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。这天，我们从长沙出发登上了去往西安的火车。月台外，没有任何亲人来为我们送行，我和姐姐

也没有特别伤感，内心更多的是对新生活的期待。

在西安我们停留了差不多一个月。4月30日，我们乘坐敞篷大卡车出发前往新疆了。出发那天，整个车队100多台大卡车浩浩荡荡。车行之处，尘土飞扬，遮天蔽日。我们很快一个个都灰头土脸了，但大家仍有些雄赳赳、气昂昂的气势，嘹亮的歌声飞扬在尘土上……

每天天一亮就出发，车队没日没夜地开。有一天，我在车上正坐得昏昏沉沉，突然听到有人大喊一声：“六盘山到了！”我一下惊醒了，抬头一看，一座巨大的山体耸立眼前。

好多人还是第一次坐汽车，也是第一次翻越这样的大山。坐在车上，随便往下看就是壁立的危崖，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可怕的还是一路上漫无边际的灰尘。我们坐的是老式卡车，车帮很低，车一开动，灰尘就从车底往上翻腾，一天路走完，我们的耳朵、鼻孔、嘴巴，凡是能钻进泥沙的地方，都塞满了泥沙。

做内勤，修水渠，当速记员，我立了三等功

整整跋涉了一个多月，1951年5月底，我们终于进疆了。第一站是哈密，在这里女兵们开始分流，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队。我被分到了六军十六师46团，姐姐分到了51团。几天后，姐姐跟着部队去了伊犁。而我翻越了昆仑山脉，来到了天山脚下的县城巴里坤。

县城不过是一条不足两米宽的灰扑扑的街道，街两边胡乱砌着一些土坯房子，从街头走到街尾最多花十几分钟。

部队的营地就驻扎在县城，营地的土坯房很奇特，一半在泥土里一半在地上，房门都是往里开，房间里有一个大土炕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这样建造的目的是一是为保暖，二是因为这里冬天积雪很深，房门往里开是为了防止冬天积雪推不开门。

当年15岁的我看起来又矮又瘦，能识文断字，算是有“文化”的女兵，被安排到团里面的内部报刊《前哨报》负责内勤，工作相对轻松简单。我强烈要求跟随大部队一起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。领导被我缠得没办法，就分配我去修水渠。

挖水渠的工具是一把跟我人差不多高的铁锹，河水是天山雪水，很冷，站在水里面刺骨的疼啊。腿被泡得红肿红肿的，皮肤都裂口子，出血，疼痛难忍啊。连队卫生员就给我们发凡士林，往腿上抹，防裂还消毒，然后用布一包，继续在沟里挖……

我只在田里干了半个月就被部队领导“赶”回来了，因为我身体太瘦小，实在出不了多少力。

1953年驻疆部队分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。我被调到了国防部队的奇台县独立骑兵二团，做“收音员”的工作，所谓“收音员”就是每天听新闻速记然后整理汇总。“速记”的技能是我读小学时，从一个偶然来学校讲课的记者那里学来的，没想到，在这里派上了用场。

一入秋，我还要随部队的“战士演出队”到边疆的开垦部队和筑路部队进行文艺慰问演出。我们踏着没膝深的积雪向天山腹地进发，有时坐马车，有时沿着羊肠小道走好几天，一路呵气成冰，人人鬓发须眉上都结上了冰霜，但大家一点都不在乎。

我因为表现积极，当年还获得了一个三等功。

我的爱情也来到了

在巴里坤安定下来没多久，就有领导找我谈“个人问题”。可是我当年才15岁，对爱情都没啥概念，更别说婚姻了，所以，不论什么领导找我谈，我都坚决不同意。

可没想到爱情悄悄降临了。在奇台时，演出队排练了一场话剧《别走错了路》，演员人数不够，要请外援加入，他就是其中一个。他叫王省三，当年19岁，是部队的机要员，山西人，长着圆圆的脸，很爱笑。一起排话剧时，他总朝我憨憨地笑，我们就这么认识了。

但话剧演完后，我们并没再见面交往的机会。直到1954年，我复员被安排到了军人俱乐部，不再是军人身份了，他才特意来跟我见了一面。这一面，我们才明白了对方的心意。

之后又是两年，他离开部队，被安排到长春机要学校学习，我们又断了联系。

1956年，在部队一位老领导的介绍下，我也离开新疆去往甘肃设计院学习测绘。有一天，在大街上，我突然看到一个人特别



晚年的周雪琴。

像他，圆圆的脸，宽厚的肩膀。埋藏在心底的那份情感好像突然被唤醒了，我主动给他写了第一封信，他也很快给我回了信。我们正式建立了恋爱关系。

鸿雁传情三年，1959年3月，在甘肃设计院的宿舍里，我们举办了一个简短的婚礼。新婚之夜后，他就背上行李匆匆赶回了长春。

我们两地分居了两年，1961年，他毕业后被安排到了新疆军区机要局，我作为军属回到了新疆，分配到新疆军区测绘大队做内业工作。

1962年，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在新疆出生。之后，二儿子和女儿陆续到来。

1982年，随着丈夫转业到湖南农业大学，我们一家人才回到了我的故乡——长沙。

八千湘女有我一员，我觉得很幸福

今年我已经86岁了。在老伴去世那一年，2007年，我让儿女们陪着我一起回了一趟新疆。我怀着无比感慨的心情重走

了一遍我们当年奋斗过的地方：果子沟、巴里坤、哈密、伊犁……我清楚地知道眼前的新疆，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……目之所及，水草丰美，山川壮阔，高楼林立，瓜果飘香。

可是，我总是忍不住一次次俯下身去嗅闻那泥土深处的芬芳，让青青的芳草摩挲我沧桑的脸庞；总是忍不住一次次把目光向草原戈壁的远处张望又张望，想去寻找那一群青春的身影。我微微闭上眼，耳边依稀又传来了隆隆的卡车声、嘹亮的号子声和激昂的《共青团之歌》……

岁月如歌，华光如梦。从1951年进疆，到1982年离开，除了在甘肃学习工作的那一段时间，我在新疆生活工作了30多年。我把我的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这块土地，这块土地也承载了我的理想、追求、光荣和梦想，你说我的根不在新疆，在哪呢？

八千湘女上天山，我们以小我的牺牲换来了一个崭新的新疆，八千湘女有我一员，我觉得很幸福！

采访手记

86岁的她，一笔一画抄下5000字采访稿

乌黑的短发，笔直的身板，初次见到周雪琴老人，我很难相信她已经有86岁高龄了。回忆起70多年前在新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她记忆清晰，思维敏捷，她把这归结为“爱学习”。“我一辈子都在学习，现在每天都要读书看报。”她笑着对我说。

我的初稿写完后，发给她看，她居然把5000多字的文稿全部手抄了下来，在需要修改的地方，手写了修改意见。这份认真专注，让人心生敬佩。

采访的时候，她的女儿陪在她身边，一直在录音。她说，妈妈很少提过去那段经历，很多事今天她也是第一次听说。看我有些不解，一边的周老呵呵笑着向我解释，她这辈子的性格就是喜欢向前看，那些困难的岁月里发生的故事，她更愿意锁在记忆深处，活在当下就好。

终身学习，活在当下，这何尝不是一个耄耋老人的生活智慧呢！